

# 东周列国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梦龙 蔡元放 编

# 东周列國志

冯梦龙 蔡元放 编

一九七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目錄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褒人贖罪獻美女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
第二回	犬戎主大圍鎬京	幽王烽火戲諸侯	九
第三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周平王東遷洛邑	一八
第四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七
第五回	衛石碛大義滅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三五
第六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鄭莊公假命伐宋	四四
第七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五一
第八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敗戎兵鄭忽辭婚	六一
第九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祝聃射周王中肩	六七
第十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被脅立庶	七四
第十一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鄭祭足殺壻逐主	八二
第十二回		高渠彌乘間易君	九一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豐君臣為戮	九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一〇六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一一五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一二三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媯	一二九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寧戚	一三八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頽惠王反正	一四七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五五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六五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七六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一八五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一九六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銅牛拜相	二〇八
第二十六回	歌慶慶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二一八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二二六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二三四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二四一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二四九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二五六
第三十二回	晏城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二六六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二七六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齊姜氏乘醉遺夫	二八五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二九五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	三〇四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恬寵入宮中	三二四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三四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卻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三三三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三四三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三五四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三六三
第四十三回	智寧俞假酖復衛	老燭武緹城說秦	三七二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三八一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綰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三九〇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殺谷封尸	四〇〇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四〇八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結秦 四一六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過髮 四二六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 趙宣子桃園強諫 四三七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鬪椒絕纓大會 四四八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鼈搆逆 陳靈公和服戲朝 四五九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四六八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託優悟主 四七七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牀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四八七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四九七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五〇六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五一六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五二七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鬪力 五三六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五四六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五五七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五六七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子門把梁死戰	五七五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寧喜擅政	五八七
第六十六回	殺寧喜子縛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五九七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六〇六
第六十八回	賀廐祁師贖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六一七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荆蠻	六二六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六三七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六四八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六五九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六七〇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六八三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六九三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七〇三
第七十七回	泣秦廷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七一四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七二四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榭會稽文種通宰嚭	七三六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七四八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七五八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纓	七六九
第八十三回	誅非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七八二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七九四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八〇五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八一四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	八二五
第八十八回	孫臏伴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八三五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八四五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八五五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八六五
第九十二回	蹇舉鼎秦武王絕蹊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八七五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八八四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末	八九三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九〇四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九一二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九三二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九三三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九四六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九五六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九六八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九七八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九八六
第一百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腐亂秦宮	九九六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卻桓齮	一〇〇六
第一百六回	王赦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荆軻	一〇一五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一〇二四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一〇三三

##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牀劫子反

老人結草充杜回

話說楚莊王大集羣臣，計議卻晉之事。公子側進曰：『楚所善無如齊，而事晉之堅，無過於宋。若我與師伐宋，晉方救宋不暇，敢與我爭鄭乎？』莊王曰：『子策雖善，然未有隙也。自先君敗宋於泓，傷其君股，宋能忍之，及厥貉之會，宋君親受服役。其後昭公見弑，子鮑嗣立，今十八年矣，伐之當奉何名？』公子嬰齊對曰：『是不難。齊君屢次來聘，尙未一答。今宜遣使報聘於齊，竟自過宋，令勿假道，且以探之。若彼不較，是懼我也，君之會盟，必不拒矣。如以無禮之故，辱我使臣，我借此爲辭，何患無名哉？』莊王曰：『何人可使？』嬰齊對曰：『申無畏曾從厥貉之會，此人可使也。』

莊王乃命無畏如齊修聘。無畏奏曰：『聘齊必經宋國，須有假道文書送驗，方可過關。』莊王曰：『汝畏阻絕使臣耶？』無畏答曰：『向者厥貉之會，諸君田於孟諸，宋君違令，臣執其僕而戮之，宋恨臣必深，此行若無假道文書，必然殺臣。』莊王曰：『文書上與汝改名曰申舟，不用無畏舊名可矣。』無畏猶不肯行，曰：『名可改，面不可改。』莊王怒曰：『若殺子，我當興兵破滅其國，爲子報仇！』無畏乃不敢復辭。

明日，率其子申犀，謁見莊王曰：『臣以死殉國，分也；但願王善視此子。』莊王曰：『此寡人之事，子勿多慮。』申犀領了出使禮物，拜辭出城。子犀送至郊外，申舟吩咐曰：『汝父此行，必死於宋。汝必請於君王，爲我報仇，切記吾言！』父子灑淚而別。

不一日，行至睢陽，關吏知是楚國使臣，要索假道文驗。申舟答言：『奉楚王之命，但有聘齊文書，卻沒有假道文書。』關吏遂將申舟留住，飛報宋文公。時華元爲政，奏於文公曰：『楚，吾世仇也。今遣使公然過宋，不循假道之禮，欺我甚矣！請殺之！』宋公曰：『殺楚使，楚必伐我，奈何？』華元對曰：『欺我之恥，甚於受伐；況欺我，勢必伐我，均之受伐，且雪吾恥。』乃使人執申舟至宋廷，華元一見，認得就是申無畏，怒上加怒，責之曰：『汝曾戮我先公之僕，今改名，欲逃死耶？』申舟自知必死，大罵宋鮑：『汝奸祖母，弑嫡姪，幸免天誅；又妄殺大國之使，楚兵一到，汝君臣爲齏粉矣！』華元命先割其舌，而後殺之。將聘齊的文書禮物，焚棄於郊外。從人棄車而遁，回報莊王。莊王方進午膳，聞申舟見殺，投箸於席，奮袂而起。即拜司馬公子側爲大將，申叔時副之，立刻整車，親自伐宋，使申犀爲軍正，從征。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殺，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可謂速之至矣！潛淵有詩云：

明知欺宋必遭屯，君命如天敢惜身？投袂興師風雨至，華元應悔殺人。

楚兵將睢陽城圍困，造樓車高與城等，四面攻城。華元率兵民巡守，一面遣大夫樂嬰齊奔晉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之。謀臣伯宗諫曰：『林父以六百乘而敗於郟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功。』

景公曰：『當今惟宋與晉親，若不救，則失宋矣。』伯宗曰：『楚距宋二千里之遙，糧運不繼，必不能

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說：『晉已起大軍來救。』諭使堅守。不過數月，楚師將去。是我無敵楚之勞，而有救宋之功也。』景公然其言，問：『誰能與我使宋國者？』大夫解揚請行。景公曰：『非子虎不勝此任也。』解揚微服行及宋郊，被楚之遊兵盤詰獲住，獻於莊王。莊王認得是晉將解揚，問曰：『汝來何事？』解揚曰：『奉晉侯之命，來諭宋國，堅守待救。』楚莊王曰：『原來是晉使臣！爾前者北林之役，汝爲我將鱖賈所擒，寡人不殺，放汝回國；今番又來自投羅網，有何理說？』解揚曰：『晉楚仇敵，見殺分也，又何說乎？』莊王搜得身邊文書，看畢，謂曰：『宋城破在旦夕矣，汝能反書中之言，說汝國中有事，急切不能相救，恐誤你國之事，特遣我口傳相報。』如此，則宋人絕望，必然出降，省得兩國人民屠戮之慘。事成之日，當封你爲縣公，留仕楚國。』解揚低頭不應。莊王曰：『不然，當斬汝矣！』解揚本欲不從，恐身死於楚軍，無人達晉君之命，乃佯許曰：『諾。』莊王升解揚於樓車之上，使人從旁促之。揚遂呼宋人曰：『我晉國使臣解揚也。被楚軍所獲，使我誘汝出降。汝切不可！我主公親率大軍來救，不久必至矣。』莊王聞其言，命速牽下樓車，責之曰：『爾既許寡人，而又背之，爾自無信，非寡人之過也。』叱左右斬訖報來。解揚全無懼色，徐聲答曰：『臣未嘗無信也。臣若全信於楚，必然失信於晉，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以取賂於外國，君以爲信乎？不信乎？臣請就誅，以明楚國之信，在外不在內！』莊王嘆曰：『忠臣不懼死。』子之謂矣！』縱之使歸。

宋華元因解揚之告，繕守益堅。公子側使軍士築土堙於外，如敵樓之狀，親自居之，以闕城內，一舉一動皆知。華元亦於城內築土堙以向之。自秋九月圍起，至明年之夏五月，彼此相拒九個月頭，

隄陽城中，糧草俱盡，人多餓死。華元但以忠義激勸其下，百姓感泣，甚至易子爲食，拾骸骨爲爨，全無變志。莊王沒奈何了。軍吏稟道：『營中只有七日之糧矣！』莊王曰：『吾不意宋國難下如此！』乃親自登車，閱視宋城，見守陣軍士，甚是嚴整，嘆了一口氣，即召公子側議班師。

申犀哭拜於馬前曰：『臣父以死奉王之命，王乃失信於臣父乎？』莊王面有慚色。申叔時時爲莊王執轡在車，乃獻計曰：『宋之不降，度我不能久耳。若使軍士築室耕田，示以長久之計，宋必懼矣。』莊王曰：『此計甚善！』乃下令，軍士沿城一帶起建營房，即拆城外民居，并砍伐竹木爲之。每軍十名，留五名攻城，五名耕種，十日一更番，軍士互相傳說。華元聞之，謂宋文公曰：『楚王無去志矣！晉救不至，奈何？』臣請入楚營，面見子反，劫之以和，或可僥倖成事也。』宋文公曰：『社稷存亡，在此一行，小心在意！』華元探知公子側在土堙敵樓上住宿，預得其左右姓名，及奉差住宿備細。捱至夜分，扮作謁者模樣，悄悄地從城上縋下，直到土堙邊。遇巡軍擊柝而來，華元問曰：『主帥在上乎？』巡軍曰：『在。』又問曰：『已睡乎？』巡軍曰：『連日辛苦，今夜大王賜酒一罇，飲之已就枕矣。』華元走上土堙，守堙軍士阻之。華元曰：『我謁者庸僚也。大王有緊要機密事吩咐主帥。因適纔賜酒，恐其醉臥，特遣我來當面叮囑，立等回復。』軍士認以爲真，讓華元登堙。堙內燈燭尚明，公子側和衣睡倒。華元逕上其牀，輕輕的以手推之。公子側醒來，要轉動時，兩袖被華元坐住了。急問：『汝是何人？』華元低聲答曰：『元帥勿驚，吾乃宋國右師華元也。奉主公之命，特地夜至求和。元帥若見從，當世從盟好；若還不允，元與元帥之命，俱盡於今夜矣！』言畢，左手按住臥席，右手於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燈光之下，晃上兩晃。公子側慌忙答曰：『有事大家商量，不須粗鹵。』華元收了

七首，謝曰：『死罪勿怪！情勢已急，不得從容也。』公子側曰：『子國中如何光景？』華元曰：『易子而食，捨骨而爨，已十分狼狽矣。』公子側驚曰：『宋之困敝，一至此乎？吾聞軍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子奈何以實情告我？』華元曰：『君子矜人之厄，小人利人之危。』元帥乃君子，非小人，元是以不敢匿情。』公子側曰：『然則何以不降？』華元曰：『國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君民効死，與城俱碎，豈肯爲城下之盟哉？倘蒙矜厄之仁，退師三十里，寡君願以國從，誓無二志！』公子側曰：『我不相欺，軍中亦止有七日之糧矣。若過七日，城不下，亦將班師。築室耕田之令，聊以相恐耳。明日我當奏知楚王，退軍一舍，爾君臣亦不可失信。』華元曰：『元情願以身爲質，與元帥共立誓詞，各無反悔。』二人設誓已畢，公子側遂與華元結爲兄弟，將令箭一枝付與華元，吩咐：『速行。』華元有了令箭，公然行走，直到城下，口中一個暗號，城上便放下兜子，將華元吊上城堙去了。華元連夜回復宋公，歡歡喜喜，專等明日退軍消息。

次早天明，公子側將夜來華元所言，告於莊王，言：『臣之一命，幾喪於七首。幸華元仁心，將國情實告於我，哀懇退師，臣已許之。乞我王降旨！』莊王曰：『宋困憊如此，寡人當取此而歸。』公子側頓首曰：『我軍止有七日之糧，臣已告之矣。』莊王勃然怒曰：『子何爲以實情輸敵？』公子側對曰：『區區弱宋，尙有不欺人之臣，豈堂堂大楚，而反無之？臣故不敢隱諱。』莊王顏色頓霽曰：『司馬之言是也！』即降旨退軍，屯於三十里之外。申犀見軍令已出，不敢復阻，捶胸大哭。莊王使人安慰之曰：『子勿悲，終當成汝之孝。』楚軍安營已定，華元先到楚軍，致宋公之命，請受盟約。公子側隨華元入城，與宋文公歃血爲誓。宋公遣華元送申舟之棺於楚營，即留身爲質。莊王班師歸楚，厚葬申

舟，舉朝皆往送葬。葬畢，使申犀嗣爲大夫。

華元在楚，因公子側又結交公子嬰齊，與嬰齊相善。一日，聚會之間，論及時事，公子嬰齊嘆曰：『今晉楚分爭，日尋干戈，天下何時得太平耶？』華元曰：『以愚觀之，晉楚互爲雌雄，不相上下，誠得一人合二國之成，各朝其屬，息兵修好，生民免於塗炭，誠爲世道之大幸！』嬰齊曰：『此事子能任之乎？』華元曰：『元與晉將欒書相善，向年聘晉時，亦曾言及於此。奈無人從中聯合耳。』明日，嬰齊以華元之言，告於公子側。側曰：『二國尙未厭兵，此事殆未可輕議也。』華元留楚凡六年，至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鮑卒，子共公固立，華元請歸奔喪，始返宋國。此是後話。

卻說晉景公聞楚人圍宋，經年不解，謂伯宗曰：『宋之城守倦矣。寡人不可失信於宋，當往救之。』正欲發兵，忽報：『潞國有密書送到。』按潞國乃赤狄別種，隗姓，子爵，與黎國爲鄰。周平王時，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於是赤狄益強。此時潞子名嬰兒，娶晉景公之嫡伯姬爲夫人。嬰兒微弱，其國相酆舒，專權用事。先時，狐射姑奔在彼國，他是晉國勳臣，識多才廣，酆舒還怕他三分，不敢放恣。自射姑死後，酆舒益無忌憚，欲潞子絕晉之好，誣伯姬以罪，逼其君使縊殺之。又與潞子出獵郊外，醉後君臣打彈爲戲，賭彈飛鳥。酆舒放彈，誤傷潞子之目，投弓於地，笑曰：『彈得不準，臣當罰酒一卮！』潞子不堪其虐，力不能制，遂寫密書送晉，求晉起兵來討酆舒之罪。謀臣伯宗進曰：『若戮酆舒，兼并潞地，因及旁國，盡有狄土，則西南之疆益拓，而晉之兵賦益充，此機不可失也。』景公亦怒潞子嬰兒不能庇其妻，乃命荀林父爲大將，魏顆副之，出車三百乘伐潞。

鄆舒率兵拒於曲梁，戰敗奔衛。衛穆公速方與晉睦，囚鄆舒以獻於晉軍。荀林父令縛至絳都，殺之。晉師長驅直入潞城，潞子嬰兒迎於馬首，林父數其誣殺伯姬之罪，并執以歸。託言曰：『黎人思其君久矣。』乃訪黎侯之裔，割五百家，築城以居之，名爲復黎，實則滅潞也。嬰兒痛其國亡，自刎而死。潞人哀之，爲之立祠。今黎城南十五里，有潞祠山是也。

晉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自率大軍屯於稷山。林父先至稷山獻捷，留副將魏顥，略定赤狄之地。還至輔氏之澤，忽見塵頭蔽日，喊殺連天，晉兵不知爲誰。前哨飛報：『秦國遣大將杜回起兵來到。』按秦康公薨於周匡王之四年，子共公稻立，因趙穿侵崇起釁，秦兵圍焦無功，遂厚結鄆舒，共圖晉國。共公立四年薨，子桓公榮立。此時乃秦桓公之十一年，聞晉伐鄆舒，方欲起兵來救；又聞晉已殺鄆舒，執潞子，遂遣杜回引兵來爭潞地。

那杜回是秦國有名的力士，生得牙張銀鑿，眼突金睛，拳似銅錘，臉如鐵鉢，虬鬚卷髮，身長一丈有餘。力舉千鈞，慣使一柄開山大斧，重一百二十斤。本白翟人氏。曾於青眉山，一日拳打五虎，皆剝其皮以歸。秦桓公聞其勇，聘爲車右將軍。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賊寇萬餘，威名大振，遂爲大將。

魏顥排開陣勢，等待交鋒。杜回卻不用車馬，手執大斧，領著慣戰殺手三百人，大踏步直沖入陣來。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晉兵從來未見此兇狠，遮攔不住，大敗一陣。魏顥下令，紮住營壘，且莫出戰。杜回領著一隊刀斧手，在營外跳躍叫罵，一連三日，魏顥不敢出應。忽報本國有兵來到，其將乃顥弟魏錡也。錡曰：『主公恐赤狄之黨，結連秦國生變，特遣弟來幫助。』



魏顥述秦將杜回，如此恁般，勇不可當，正欲遣人請兵。魏錡不信，曰：『彼草寇何能爲？來日弟當見陣，管取勝之。』

至明日，杜回又來挑戰，魏錡忿然欲出，魏顥止之，不聽。當下領著新來甲士，驅車直進，秦兵卻四散奔走，魏錡分車逐之。忽然呼哨一聲，三百個殺手，復合爲一，都跟著杜回，大刀闊斧，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北邊步卒隨車行轉，輜車不便轉折，被他左右前後，覷便就砍，魏錡大敗。虧著魏顥引兵接應，回營去了。

是夜，魏顥在營中悶坐，左思右想，沒有良策。坐至三更困倦，朦朧睡去，耳邊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來不解其義，再睡，仍復如前。乃向魏錡言之。魏錡曰：『輔氏左去十里，有個大坡，名爲青草坡，或者秦軍合敗於此地也。』弟先引一軍往彼埋伏，兄誘敵軍至此，左右夾攻，可以取勝。』魏錡自去行埋伏之事。魏顥傳令：『拔寨都起。』揚言：『且回黎城。』杜回果然來追，魏顥略鬪數合，回車就走，漸漸引近青草坡來。一聲砲響，魏錡伏兵俱起。魏顥復身轉來，將杜回團團圍住，兩下夾攻。杜回全不畏懼，輪著一百二十斤的開山大斧，橫劈豎劈，當者輒死，雖然衆殺手頗有損傷，不能取勝。二魏督率衆軍，力戰杜回不退。看看殺至青草坡中間，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油靴踏著層冰，立腳不住，軍中發起喊來。魏顥舉眼看時，遙見一老人，布袍芒屨，似莊家之狀，將青草一路挽結，以攀杜回之足。魏顥魏錡雙車碾到，二戟并舉，把杜回拗倒在地，活捉過來。衆殺手見主將被擒，四散逃奔，俱爲晉兵追而獲之，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魏顥問杜回曰：『汝自逞英雄，何以見擒？』杜回曰：『吾雙足似有物攀住，不能展動，乃天絕我命，非力不及也。』魏顥暗暗稱奇。魏錡曰：『彼既有